

麦罢,即麦收之后;走麦罢,即麦收之后,亲戚相互走动,探望一下,看看粮之收成,望望人之气色。

在我们黄河故道一带,麦罢是一个节令,走麦罢则是一种往来。

过去,夏收是乡下人的一道生存关口,俗称麦口。布谷咕咕芒种时,乡下人开始筹备麦收,碾压麦场,收拾碌碡,购置掀耙、扎实板车、晾晒粮囤……只待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”。我小时候,小麦全靠人的体力收获,手握镰刀、头顶烈日、吸着燥风,俯首拱地,尽揽麦垄,拉镰收割……实在觉得腰酸腿痛,难以坚持,遂直身昂头,举目远眺,摇曳的麦穗伸向一望无际的前方,丰收的期许在无奈和怯意中升腾。

随后,割倒的麦子还要打捆、装车,人力拉进麦场,晾晒、堆垛,待到晴日好风,晒场、碾场、扬场,最终把热乎乎、噼啪噼的麦粒子装进囤里,一家一年的口粮备足了。“囤里有粮,心里不慌。”这是爷爷的话,父亲也说过一辈子。

麦口,初始长达月余,年富力强的人会脱一层皮,年老体弱的人或积劳成疾或旧病复发,就像我爷爷,姥爷一样……

因此,麦收谓之关口,并非冗词赘语。历经麦口煎熬,至亲牵挂,登门探望,人情合理,至于带礼多与少、好与孬,无需计较,别来无恙是最大的欣慰。

于是,走麦罢,给亲朋必带的是油馍。这是一种油炸面食,是现在常见的油条的先前版。油条是单批儿或双批儿,有

长有短,多软韧。油馍则由四批儿组成,入油拨开较大空隙,且批子细长,整体两头尖,中间圆,形似平面勾勒的灯笼骨架,咀之酥脆,浓香,即便炎热盛夏,久置亦不坏。

当年,乡下农家的日子远不如现在富足,饮食粗贱,口味寡淡,大凡油炸的食物皆是美滋味。由此,油馍是走麦罢的唯一最佳选择。

那年,我4岁,跟着母亲走麦罢。一进门,但见姥娘正晾晒麦余子,槌击的声

爷的回答,简单而无奈。

看见我,姥爷眼光一亮,向我缓缓招手,微笑着说:“山子,又长了一头尖儿!”“叫姥爷瞅瞅,给姥爷说说,你听话不!”母亲遂把我扯到床沿,将我的手交到姥爷干硬冰凉的手里。“快,给山子拿油馍吃,快点儿!”姥爷指使姥娘。姥娘转身抬手,从房梁低垂的木钩子上拽了两批子油馍,还说:“麦子一进囤,你爹就唠叨,你家的麦子收得咋样了?要是能动一动,他

儿,有味儿……

吃了油馍,姥爷的气色好多了,母亲和姥娘开始生火做午饭。姥娘对母亲说:“就你买的油馍好,比草药还管事儿,还没咽下,病就好了了一半儿!”“这麦口,俺家人手够,耽搁不了啥,你和俺爹不用挂念俺!”母亲应答着,把两个鸡蛋液滤在锅里,很快,西红柿鸡蛋汤就盛进碗、端上桌。母亲把油馍分别揪进每一只碗里。我瞪着油馍慢慢吸取汤汁,变得饱满柔软,一股儿浓郁气味儿冲进我的鼻孔……

这是时节的味道、乡愁的味道、情感的味道!

至此,四十年过去了,乡村风貌,今非昔比。曾经的麦口已被淡化,小麦收割全部交给了现代化的机械,乡下人早已从传统而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,在地头,家里亦或遥远的异乡,即将一季一地的新鲜麦子换成了手机里的“数字”……

麦口,渐行渐远!油馍,且忆且新!这天,我顿然感悟,对妻子说:“走,咱们走麦罢去!”



## 夏至

□ 唐江波

夏天生长的速度  
让这一天充满想象和神奇

村庄、田野、河流  
仿佛都置身于呼吸之外  
那些玉米、谷物、大豆  
以及一切和金黄有关的图腾  
正尝试用各种方式祈祷  
和一场夏雨的邂逅

这是生活给我们的沉重  
草地里禹行着的一只羊的影子  
就让我窥见,这人世  
数之不尽的欢喜和悲辛

试着去亲近  
一枚种子和一滴露水吧  
因为它们身上  
盛满了生命和太阳

## 长河浪花

## 对每一粒粮食心存敬畏

□ 王国梁

打麦场上机器的轰鸣声刚刚结束,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,热浪还在不停翻滚。举头望望太阳,依旧毒辣辣的。父亲顾不得擦一把汗,也顾不得稍稍歇息一下,蹲下身子捡拾着打麦时飞溅到地上的麦粒。

刚打完麦子,体力有些透支,母亲招呼父亲歇一歇。她说:“一会儿再捡也不要紧,难不成麦粒还能自己跑了?”可父亲好像真的怕麦粒跑了一样,有些急不可耐,必定要把麦粒全捡起来才安心。

麦粒很调皮,有的落到打麦场外,有的落到麦草垛里。无论落到哪里,都逃不过父亲的手掌心——他一定要把每一粒麦子捡到手,颗粒归仓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成功。我凑上前去帮忙,父亲却打发我去干别的事,他担心我做事马虎,捡不干净。丢掉任何一粒麦粒,他都特别心疼。

父亲本是个粗枝大叶的人,唯独拣麦粒的时候,他精细的一面才得以展现。麦粒很小,在父亲的大手里很容易掉落,可他总能准确捉住它们,一粒也不会漏掉。父亲左手端着一只小盆,右手把落在地上的麦粒飞快地捡起来,他的动作熟练迅速,有点像鸡啄米的节奏,一会儿功夫就把散落的麦粒捡得一千二净。捡完了这边的,父亲会四下搜寻一番,很快就能发现其他地方散落的麦粒。母亲说,父亲的眼睛像吸铁石一般,总能把一粒粒麦子吸过来。

父亲的汗水还在往下滴,有时还会滴落到麦粒上。我很担心麦粒上会有父亲汗水的味道,其实,哪粒粮食上没有汗水的味道呢?父亲拣完了麦粒,小盆里有浅浅的一层,他却如获至宝:“怎么样?不好好捡捡,这么多粮食就糟蹋了!”父亲的成就感爆棚,他揉揉酸痛的说:“颗粒归仓!”

父亲对每一粒粮食都心存敬畏,他自己如此,也教育我如此。我小时候会背的第一首古诗《悯农》就是父亲教我的,这也是他敬畏每一粒粮食的原因。受父亲影响,我上中学时,看到同学们把吃剩下的馒头扔到垃圾桶,觉得特别心疼,于是我找了个网兜,把同学们扔掉的剩馒头捡起来兜回家喂猪。父亲因此高看我一眼,而且把这件事广而告之,让亲戚们都知道了。直到现在,亲戚们聚在一起,还对我当年的“壮举”津津乐道。

我的侄女致力于减肥,已经有大半年没吃过主食了,终于减成了弱柳扶风的身材。父亲却对她嗤之以鼻:“不吃粮食咋行?人的身体受不了的,粮食养人!”父亲的观念根深蒂固,认为粮食是生命之本。虽然如今的时代粮食极丰富,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,但父亲依旧对每一粒粮食保持着敬畏之心。

父亲之所以对每一粒粮食心存敬畏,原因很微妙也很复杂。我想除了因为粮食来得“粒粒皆辛苦”,还有对劳动的敬意,以及他作为农民对土地深深的感情。



爱读书的小姑娘

苗青 摄



我们这里端午节有“看女儿”的习俗,即女儿出嫁第一年的端午节,娘家要准备凉席、竹帘和蚊帐,送到女儿家。

我结婚那年,弟弟也相了一个姑娘,两人都挺满意的,但女方家长不同意。因为弟弟曾在煤矿挖煤时出过事故,左手残疾。经媒人劝说,女方家长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,却要了很多彩礼。母亲将家里所有积蓄都拿出来,总算满足了女方。

那年的端午节,母亲却犯了愁,因为家里实在没钱给我准备端午节的礼品。母亲担心,若空手来看我,肯定让我在婆家人面前没面子。我和丈夫兜里的钱也都支援了娘家,我们自己也没钱买凉席、竹帘和蚊帐。丈夫对我说,他不在乎这些,他家里人也绝对不会笑话我的。

虽然我把丈夫的态度传达给了母亲,让母亲端午节不必来看我们,可没想到,端午节一早,母亲还是来了,还让三弟推了一车礼品来。我一看,凉席、竹帘、蚊帐,一样也不少。我有些吃惊,猜想母亲

## 隐藏秘密的“厚”礼

□ 李秀芹

肯定借了钱才给我买了这些,心里有些不高兴,私下怪母亲不该打肿脸充胖子。

那天,邻居家的婶子大娘都跑来看我的“端午礼”,一个个看完啧啧称赞,说我娘家真是阔气,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送女儿,凉席、竹帘和蚊帐,都是最好的。她们越这么说,我越心疼母亲。

中午吃饭时,婆婆拉着母亲的手,一个劲儿夸我懂事,说母亲把我教育得很好。我觉得婆婆肯定是看到母亲送的端午厚礼,对我刮目相看了。

第二天,我一下班便直奔母亲家,进



□ 魏建国

对童年的记忆,常常是从节日的食品开始的。转眼又到了粽子飘香的时候,那些留存在舌尖上的记忆,就像一串串风铃在岁月的风沙中响起,令人难以忘怀。

吃粽子是端午节最温暖的记忆。老家附近有个西沙河,但从没赛过龙舟。虽然年年过端午节,但对于端午节的来历,为什么过端午节,根本不懂,更不知道屈原投江的故事,只是知道这一天可以吃平时吃不到的粽子。在童年,香甜的粽子和欢乐的氛围,成为端午节最美好的记忆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基本温饱还没有完全解决,我们这里不产稻谷,大米也很少见到,所以在当时粽子也算奢侈品。当时,集市上也没有卖大米的。印象中包粽子的大米是母亲用玉米或者地瓜干换来的,纸糊情深的母亲怕我们姐弟眼馋别人家的粽子,用这种方式来呵护自己的孩子。

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,母亲就安排我负责摘粽叶子。在西沙河的两旁,有碧绿荡漾的苇子园,苇子的叶子可以包粽子。苇子园无边无际,越往苇子园深处,苇叶长得越长越宽,包粽子越好用。平时没人到苇子园里边去,微风吹过,苇叶沙沙作响,不时有受到惊吓的野鸭子“扑扑啦啦”地飞出来,让人胆战心惊。我都是和小伙伴约好一块去,在里边,一边劈苇叶一边大声唱歌,这样能壮胆。

端午节的头一天下午,母亲淘好大米,拿出前一年秋天姥娘给的红枣,放锅里煮上一滚捞出来晾上,把苇叶修整好泡在盆里,苇子叶就变得柔软起来,然后就开始包粽子。母亲坐在浓密梧桐树下,先从盆中将三四片苇叶依次排开,对折成圆锥形,用左手捏住,右手迅速地将大米舀起一勺倒进窝好的圆锥体中,直到装满了,再放上一粒枣,左右一换手,三下两下,四个角的粽子就包出来了。然后拉出一根麻线,三下五除二地把裹好的粽子绑得结结实实的,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的,直看得我眼花缭乱。两个姐姐打个下手,说说笑笑,其乐融融。我蹲在母亲身边,如痴如醉地看着,母亲浅浅的笑容挂在脸上,露出幸福的笑意。

第二天,母亲起得早,开始煮粽子。被窝中的我被一股粽子的清香熏醒,赶紧起身直奔厨房。昏黄的灯光下,母亲正在灶前忙碌着,四处散发着粽子的缕缕清香。刚出锅的粽子热气腾腾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抓起来尝尝鲜,烫得上手接下手。煮好的粽子剥去皮,软软糯糯,咬一口润滑甜软,唇齿留香。

在端午节,我们男孩子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洗澡。传说,端午节那天早晨,嫦娥在天下所有河里都撒了仙药,洗过河水澡的人,身体健康,百病不侵。吃过粽子,我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相约到西沙河里去洗澡。河水流速缓慢,碧波荡漾,清澈见底,但河水还是太凉,我们用手把肚脐搓热,咬紧牙关,闭上眼睛,喊着“一、二、三,跳。”争先恐后“扑腾扑腾”跳到了河里,在河里扎两个猛子,急忙跳上岸,冻得打起了哆嗦。

到了晚上,母亲还会烧一大桶加了艾叶的水给我泡脚,那时民间都说泡了艾叶洗澡,能驱毒避邪,百病不生。长大后知道那都是父母的美好愿望。

尽管岁月在一点点流逝,这些童年的记忆仍铭刻在我心里。每年的端午还是如约而至,粽子却更多地显示出商业的成分,口味繁多,甜的、肉的、素的、鲁式的、广式的等等品种多样,粽子成了节日的妆点,只是多了些浮华与世俗。

母亲今年91岁了,不能包粽子了,也不用着包粽子了,再也吃不上母亲包的那款糯香甜的粽子了,那浓郁的特有的熟悉味道,成为记忆深处永不飘散的馨香,难以忘怀。

的东西,连我公公都不知道这些,让我不要说出去。我想,既然是婆婆的私房钱,我也得给她保密。但我告诉母亲,等我和丈夫发了工资就将钱还给婆婆。

可后来我几次偷偷给婆婆钱,她都不要。她说既然是私房钱,放身边也是个负担,不如让我代为保管。婆婆和我不见外,我也拿她当亲人,我们婆媳关系一下便拉近了。婆婆说,一点儿私房钱换来个亲闺女,值了。

我觉得,婆婆不识字,不懂得大道理,但她懂得人与人之间交往需“交心”。那个端午节,婆婆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,让我受用一生。



色。石榴成熟后咧开了嘴,就像看到石榴的奶奶笑的样子,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。奶奶从不吃石榴,并不是说咬不动。在那个时候的农村,根本没有什么水果。可以想象得出来,我们家的石榴树,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存在。奶奶把摘下来的石榴分成若干份,送给亲朋好友的,左邻右舍的,留几个给我吃的,然后把剩下的小心翼翼地放到篮子里,挂在梁头下,以应对各种人情礼往。

在我的记忆里,这两棵树一直都在顽强茁壮地生长着。盛夏里,奶奶坐在楝树下摇着蒲扇;严冬里,奶奶站在楝树下向远处眺望,雪花落在她的头上,和花白的头发混在一起,堆积起厚厚的一层。石榴树开花了,结果了,奶奶望着它们笑,因为在她心里,酸甜的石榴,就是馈

